

# 窗口怪人

## 第7話

### 值得升級？

2020年8月：*Elon Musk* 宣布首個成功的 *Neurolink* 腦晶片在豬身上使用

2021年2月：*Neurolink* 宣布成功應用於猴子身上

2025年5月：首次宣布成功在人類身上植入 *Neurolink*

2025年6月：*Neurolink* 技術更名為 *BABI, Biological Assistant Brain Implant*

2027年10月，香港樹仁大學宿舍：

“啊，Bobby，你能把音量關小點嗎？”我生氣的問。

“當然，我可以。我有能力降低收音機的音量。但我不願意。我需要收音機的 FM 頻率來讓我的頭部保持舒適，”Bobby回答說，坐著不動。

“算了。但你至少能打開窗戶嗎？只是少少的。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我懇求道。

“可以但也不願意這樣做。我對地球上如此集中的氧氣感到不舒服，”他面無表情地說。

“哦，來吧，窗口怪人，我兩個小時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匯報，我真的需要一些空氣！”

當我衝向他時，*Alex McSheen* 從他的座位上跳了起來，攔截了憤怒的我，“哇哇哇哇。我也不喜歡密封的房間。你只是……”他盯著我看。

“當然這對你來說無關緊要，你被設計成擁有先進的呼吸系統。但我無法忍受這裡稀缺的氧氣，”我抗議道。

“這裡的氧氣並不稀缺，我檢測到 17% 氧氣，”*Alex* 說。

“太好了！不想為此爭論。”我回到座位上，繼續我的工作。

我很快就被收音機分心了，收拾電腦，前往溫習室。當我經過Bobby的空間時，我停下來，一動不動地聽收音機。

“BABI 向公眾開放。Neurolink 總裁Elon Musk剛剛宣布，該公司的Biological Assistant Brain Implant 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項目現已向公眾開放。從明天 10 月 22 日起，市民可以在 Neurolink 的官方網站上註冊植入大腦晶片。Musk表示這是人類邁出的新一步……”

我抓起筆記，直奔溫習室，把剛剛想到的許多想法都整理了下來。

“……這個短篇小說‘Neural Lace’將生物科技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我遲到了科幻課，Charles已開始了他的匯報部分。

“你去哪兒了？”Alex在我設置電腦時生氣地低聲說：“我以為你比我先離開宿舍。我給你發了幾次信息。”

“相信我，我遲到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喘著粗氣等著輪到我匯報。

“所以，在Alex談到了大腦植入晶片背後的科學，Charles分析了哪些根據科技產生了想像的科幻故事後，”

我從座位上站起來開始我的匯報，

“讓我們看看文化文本如何演繹某些技術的影響。兩個小時前才宣布生物Biological Assistant Brain Implant 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可以向公眾開放，是時候談談改造大腦可能對我們產生的影響。”

“在 2005 年的星球大戰電影*Revenge of the Sith*中，主角一方的主要軍力複製人士兵接到命令‘密令66’並殺死他們的Jedi將軍。請注意，複製人當時已經為他們的將軍服務多年。他們最終遵循命令殺死分配給他們的將領。2014 年播出的《複製人戰爭》The Clone Wars 第 6 季揭示了他們行動背後的原因。複製人士兵是由卡米諾星人Kaminoans製造的，用的是一個名叫Jango Fett的戰士的 DNA。複製人為了更快能在戰爭中服役不僅被設計為比一般人成長快兩倍，而且他們的大腦也被修改了。在本季的第一集中，透露了在

他們還是胚胎的時候，他們的頭部左前方植入了一個生物控制晶片。晶片讓他們服從命令從不質疑他們，最終複製人殺死了他們一直服務和效忠的Jedi 將軍。”

“現在看看芯片放在哪裡，大腦的前左。如PPT上所示，我們的大腦有四個葉。枕葉位於大腦後部，負責視覺。頭頂的頂葉用於視覺神經處理。底部的顳葉用於記憶、語言、言語和情感。如果大腦植入物按照Musk的建議設計，在我們的腦海中充當智能手機，那麼這些可能就是需要修改的部分。而這裡的前額葉是負責思考和決策的額葉，也許是使我們成為人類的額葉。現在將這個應用到複製人上，在額葉中放置一個芯片，可以讓他們執行命令，即使是破壞性的命令也是如此。”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芯片可如何運作的演示。這是第 6 季的第一集，複製人士兵 Tup 處決了Jedi將軍 Tiplar。[\[點擊短片\]](#)。看這裡，他在戰鬥中站在那裡一動不動，摸著自己的額頭。他敲了兩下額頭。看，他摘下頭盔。現在聽他吧，‘好士兵遵守命令’。瞧……在他開槍打死她之後，他頭搖晃了一下，手拍了晶片所在的額頭。現在這段影片說明了什麼？首先，他殺死Tiplar大師是不由自主的，他似乎在掙扎，摸了幾下額葉。還要注意‘好士兵遵守命令’這句台詞，他正是在口頭上說服自己。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結論，即大腦植入晶片可以迫使用戶做不情願的決定和事情。”

“現在，它將如何應用於人人都能獲得的技術 BABI？晶片製造商可以迫使我們做出決定。如何修改大腦仍然未知，但如果他們可以控制額葉，那可能是自由意志的終結，我們都執行密令66 號。現在，在我們作出結論之前，我們有一些 Q and A。一、你同意我們關於大腦改造是如何運作的說法嗎？二、你會申請BABl嗎？你的理由是什麼……是的！”

“所以，”一位同學問道，“你是說大腦技術會這樣對嗎？讓我們盲目殺人？”

“我們只是在展示電影和電視劇如何演視大腦改造的用途和影響。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我並不是說這樣的事情一定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當它發生時我並不感到驚訝。是的，Zedekiah。”

“好吧，關於是否申請腦晶片的問題，你能提出人們接受或不接受的理由嗎？反正我不這樣做，因為我不喜歡人工智能。坦率地說，在上星期的匯報中，我們談到了 AI 是如何不受歡迎的。”

“我猜你的原因就是技術恐懼症，害怕人工智能。是的，我們不喜歡新技術總是是他們是一個未知數。我想這也是很多人的原因。所以，沒有更多的問題，這就是結論……這些都是參考。”

“有趣的演講，” Resnick教授從座位上站起來，“這些男孩正正展示了科幻作品的魅力。它們是基於技術和科學的想像，但同時也暗示著一些科技應用。這個話題也與我們將在幾週內討論的Singularity有關。現在，我知道現在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植入大腦晶片。科學發展如此之快令人驚訝。早在我自己寫科幻小說的時候，我寫有關於人類成為外星人的故事，以及生物改良食品，而在這幾年裡，他們都變成了現實。我不知道我是否會申請……什麼？BABl。好吧，這項技術令人興奮。但說實話，我對新技術沒意見。但我不相信它背後的人。我見過太多不平等的待遇、權力的控制和人性的陰暗面。這也是我解讀科幻小說的方式。我們有科學部分，但我們也有人性部分，最後，我們實際上是在寫關於人類的故事。現在開始課堂……我確實認為這組對‘Neural Lace’這個故事給出了很好的解讀。但是缺少一些觀點。所以，你們有印出來嗎？這是 2016 年的故事，早在 2016 年……”

到達房間後，我們倒在座位上，大笑起來。

“密令 66，你是認真的嗎？” Alex笑了。

“是啊，喜歡嗎？我花了一些時間來想這件事，” 我把電腦放在桌子上。

“你確信可以通過晶片進行控制？” Alex咧嘴一笑。

“不是說一定是這樣，但是很有可能。至少這取決於他們計劃如何植入大腦晶片，”我轉向我的書。

“你會談論它嗎？” Alex問道。

“什麼？”

“我是說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他滿臉發光。

“是的”

“你要申請植入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他問。

“什麼，我？”我聽起來很不耐煩。

“你申請！你想一想，你把電腦和你的大腦聯繫起來，你就是人類人工智能！你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這是技術的新高峰！”他很興奮。

“想一想，Wills先生，想一想，”他繼續說，“你可以從中看到如此巨大的潛力。看，你與電腦合併，你擁有電腦的所有優點。你有更好的記憶力，在幾秒鐘內處理大量信息。你有自動體溫調節。死亡不再存在，因為一個人的思想可以完全儲存並超越肉體。交易在幾毫秒內完成。各種才能可以通過大腦在身體上的協調來獲得，等等。我現在舉個例子，你通常閱讀學術論文速度為每頁5分鐘，如果你仔細閱讀的話，速度為每頁10分鐘……”

“等等，你一直在監視我的閱讀習慣？”我說。

“我想說的是，有了大腦晶片，你可以同時閱讀數十篇論文。你很興奮吧？你會有更多的時間做事！”

“怎麼還有更多時間，”我問道。

他解釋道，“我們一直不知道時間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但個人對時間的體驗可以是相對的。你只需要幾秒鐘就可以完成其他人需要幾分鐘幾小時才能完成的事情，然後你一天就有更多的時間。這就是學者們對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感到興奮的原因！”我點頭同意。

他坐直了，“你有理由不植入BABI？”

“我同意這些好處。但我沒有這樣打算，”我堅持說。

“讓我猜猜，是技術恐懼症。這就是你對BABI如此忌諱的原因嗎？按照Deleuz的說法，成為機器，就是變成人類認為低等的東西，”他推測。  
我沉默了。

“你看，Jonathan，人工智能低人一等，有時還具有威脅性，這只是人本思想。人類很容易受到電影和書籍等文化文本中某些描述的影響。而人工智能永遠是奸角。我可以證明這一點。你說出三部機械人或人工智能是好人的電影。”

我嘆了口氣，“好吧。Wall E, Take Me Home 1010, Star Wars: A R2 Story。”

“我同意Take Me Home 1010，但你是否意識到 AI 是最大的敵人，就像 Wall E 中的 Auto 和 R2 電影中的所有其他機械人一樣。現在你給我舉一些人工智能是壞人的例子。”

“哦，這很簡單，Ghost in the Shell 中的 The Puppet Master, Blade Runner中的 replicants, 復仇者聯盟 2 中的奧創，鋼鐵俠 4 中的Alpha, 葉問 6:超越中的Huston。我可以說一整天！”

“你看，這些媒體是你不喜歡成為機械人的原因，因為你在文化上被培養成憎恨我們。”

“嗯，我是一個思想開放的人。我已經和你住了幾個月了，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好吧，你有時聞起來像燒焦的水果，而 Bobby 聞起來像燒焦的椰子和金屬。但對人工智能的態度並不是我拒絕植入 BABI 的原因。我只是……不喜歡被東西控制，”我回答。

“這只是文化文本所描述的技術可能產生的影響，它們可能不完全正確。”他試圖說服我。

“我擔心現實會更加黑暗。”我轉身凝視著沒開過的窗戶。

“我確實相信它是利大於弊的。”Alex仍然面對我說，“我正在申請一個，”他低下頭看他的全息電話。

我氣急敗壞地轉頭看了看他那張欣喜若狂的臉，但馬上就明白了他的理由。我回頭看了一眼外面的景色，又轉身對著他，

“等等， Alex，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但你已經是一台機械人了，你為什麼需要電子大腦晶片？”

“我在技術上來說是半人半機器。只有我的心和肉體是人類，” McSheen 低聲說，還在 3D 全息屏幕上填信息，“我需要升級我的大腦，這樣我才能成為我想要成為的人類。”我知道我不能做太多的事情來說服他。我想轉向Bobby，但知道他不在乎。我陷入了尷尬的沉默。手機發出的兩聲嗶嗶聲救了我。是Meander。

30分鐘後，我到了海濱。我多麼高興終於從那個沒有空氣的房間裡解脫出來了。我更高興是在海濱長廊吸入潮濕的風，感謝納米技術如何淨化被污染的空氣和水。婉婷 Meander 在一個名為“人民”的廣播節目中擔任兼職主持人。天啊，他們真擅長選址，以維多利亞港的一部分作為背景和地址，以進行有效的短暫休息。Meander在那裡，面朝大海。我把手從背後搭在她的肩膀上，

“你來晚了，告訴了你不用帶我去看你的每一場節目。”

她轉身，如果時間足夠，她會把頭靠在我的胸口，但她只是轉身說，

“嗯，我不想讓你錯過。來吧，”她拉著我的手沖向建築物，“這對你來說應該很興奮。”

片刻之後，我們在工作室裡，左邊坐著 Meander，右邊坐著一個頸有點長的小腦袋白袍人 Lamar Zu，他穿著實驗服。（註：Lamar Zu 參考了星球大戰角色 Lama Su，他負責監督複製兵的生產。同理，他的助手 Lana Tse 參考了角色 Nala Se）。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著之前的節目完結。監製倒數計時五...四...三...二...一...節目開始...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 BABI 剛剛向公眾公開。新聞四處播，是只有我們可以告訴你更多。今天，我們很榮幸擁有 Neurolink 的開發團隊首席科學家 Lamar Zu 蘇拉馬博士。（‘她 R 音發得很重’，我對監製耳語）。蘇博士您好。”

“這是我的榮幸，李小姐。”

“就叫我Meander吧，先生。聽到這個消息真的很令人興奮。只是給還沒聽說過的人，蘇博士，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BABI是什麼？”

“如你所知，Meander，我們公司 Neurolink 自 2016 年我們的創始人 Elon Musk 從 ‘Neural Lace’ 故事中獲得靈感以來，一直在開發人機界面。僅僅四年後，我們在一頭豬上成功實驗此科技。六個月後，我們更進一步，在猴子身上進行了實驗，猴子是最接近人類的動物。看到猴子只使用我們植入的晶片就能透過腦電波玩電子遊戲真是令人興奮。兩年前，我們終於在人類身上看到了成功。BABI，全稱 Biological Assistant Brain Implant，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成果。BABI 是對人類的技術改進，不僅是身體上的，而且是認知上的。它們不僅附著在脊髓上並幫助人類運動，順便說一句，我們的目標之一是讓殘疾人再次行走，這些植入物還將增強人類的記憶力和思維能力。”

“但，蘇博士，我們已經有了類似的技術。例如，Think Pad 能夠附著在頭部並顯示用戶的想法。向後退幾步，我們的手機已經成為我們大腦的延伸，儲存記憶並幫助我們思考。電腦基本上是我們的大腦。那麼BAB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之處在於，BABI 存在於人體內部，是人類的一部分。電腦、全息電話、Think Pad，都是外接設備。只有 BABI 確實存在於人類的腦袋中，提高了用戶自身的感知能力。正是 Ray Kurzweil 提出的 Singularity，技術不再存在於人類之外，它們存在於人類之中，融為人類之內，它們就是人類。”

“這很有趣。只是給我們的聽眾的一個提醒，我們渴望聽到您的聲音和詢問。隨時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單詞全小寫向我們發送問題和意見。回到我們的

話題。我知道將我們的大腦複製到機器中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們甚至不知道大腦是如何運作的。博士，你們是怎麼破解密碼的？”

“哦， Meander，科技，大腦，它們都是人類永遠無法理解的黑盒。即使我們科學家不停研究，我們也很難用幾句話來解釋。大腦是複雜的，但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知識，知道我們需要處理哪個部分。現在請注意，大腦不僅用於思考，還用於協調身體。在與幾位生物學家和神經學家合作後，我們開發了一種主要是電子晶片但也部分是生物的硬件。它就像一台納米電腦，將相應的信號傳輸到全身，促進用戶的思考和移動能力……”

“等等，當我們都認為它是電子晶片時，您提到了晶片也是生物的。您能進一步解釋一下嗎？”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插入納米電腦是行不通的。我們的一位生物學家認為，肉體不僅僅是肉體，它們還負責我們身體和大腦的部分功能。如果我們需要創建一個界面，我們需要科技和肉體的混合體。”

“真是鼓舞人心的想法。現在我們有觀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來自 Liewzruk，可能是我們的德國粉絲，問‘具體來說，你最初開發 BABI 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是……好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博士？”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希望幫助失去肢體的受害者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但最初的動機是關於人類進化。由於他們的認知能力，人類一直是主導物種。他們被稱為智人，因為他們比其他物種更聰明。這就是他們生存的方式，人類種植東西，人類建造城市。現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致命，人們需要超越自己才可生存。電腦發明後，人們很容易意識到人腦的速度有多慢。人類處理數據速度很慢，人類操作速度很慢，人類如果不升級就無法與電腦競爭。我們將大腦的升級視為人類進化的頂峰。這種改進對我們很重要，也是我們開始這個項目的原因。”

“哇，我認為這回答了很多。接下來，我們收到了 Mikey Resnick 的提問，‘BABl 是否有任何可預見的限製或副作用？’博士？”

“可以在我們的申請網站上查看詳細信息。我們理解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效果也不同，因此申請人必須進行身體檢查。我們要補充的另一個細節是，儘管 BABI 提高了我們的整體表現，但它有其不可避免的約束，那就是人體。即使人類思考得更快、看、聽和移動更容易，身體也是有限的。人類仍然需要動嘴來傳達思想，人類仍然需要花時間走路和吃飯。簡而言之，當技術達到頂峰時，唯一的限制就是人。”

“接下來是 Eel on Musket，‘Neurolink 的 BABI 會與其他技術合作嗎？””

“Neurolink 只是 Elon Musk 領導的幾個項目之一。由於其中很多是最商機密，我只能透露一些。你看Eel，人腦的進步可以看到很多合作。我們已經與 Starlink 簽訂了通信服務合同。我們還與 Internal Eyes 合作，對枕葉進行改造，這樣我們的眼睛就可以成為我們的電腦屏幕。我們正在尋求與 City Soul 合作，將大腦進一步融入智慧城市。這些都是Elon Musk擁有或資助的公司。”

“我等不及了。現在，這是來自 Timothy Sapient Saber Lam。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他問道，‘BABI 是一項真正的新技術。我們將如何信任您的技術？’嗯...我認為他的意思是說公眾對新事物感到恐懼。蘇博士，你有什麼回應。”

“這位先生或小姐，作為開發商，我理解你的擔心。人類不總是害怕新事物嗎？1960 年的人害怕電腦，1990 年的人害怕互聯網，2000 年代的人擔心人工智能。這個世界從不善待新事物。但是看看這年來全息電話多普遍！我在此敦促人們接受它，以改善我們自己的物種。我希望我減輕了那裡的一些擔憂。”

“好吧，沒錯。現在，Jonathan Wills提出了一個問題。（知道這是我的名字，我可以看到她有點顫抖。）‘如果現在與大腦連接是 BABI 的事情，那麼這項技術是否有可能迫使人民做出決定？BABl 會導致非自願行為嗎？」蘇博士？”

“有一件事我想對這Wills說清楚。我們的晶片只是對人腦的補充和改進，而不是取代它。作為製造者，我們無意做邪惡的事情。是的，有了這項與思想相接的技術，說它不危險只是在撒謊。但請記住，炸藥的發明者諾貝爾的意圖是改進炸藥以造福人類。與他的動機相反，當時的人們用它來殺人。這是我希望觀眾記住的故事。”

Meander沉默了幾秒。之後說道：“蘇博士的訪談真是太棒了。我們希望聽到更多，但節目結束了。感謝您參與，蘇博士。並感謝觀眾收聽。這是‘人民’。我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下次見。”

節目結束時，監製正在和Meander談天。我真想與蘇博士談幾句，但那人抓起他的行李箱，無聲無息地離開了。

回到宿舍時已是半夜。這不是 Meander 第一次睡在這裡，男孩們並不介意。把 Meander 留在那個悶焗的房間裡，我去宿舍的共用浴室洗了個澡。我把洗髮水放在淋浴間，赤身露體，然後打開水。不出所料，但還是很生氣，冰一般的水出來了，給了我一個顫抖。我相信在我感覺到溫水之前我站了一兩分鐘，這是我喜歡的溫和溫水。抓住這個機會，我弄濕了自己並塗了一些洗髮水。就在我洗掉泡沫之前，水正在加熱。奇怪，我只是稍微向左移動了旋鈕。漸漸地，水沸騰了，我不得不把旋鈕往右邊蓋一巴掌。當我洗去泡沫時，水又冰凍了。我討厭在這裡洗澡。我回到房間濕透了，很生氣。Meander 已經穿著睡衣。Alex 睡著了，Bobby 不在。

我讓 Meander 躺在我身上，我們互相擁抱，感受她的曲線。我睡不著。

“婉婷，”我叫道。

“什麼？”她疲倦地喃喃說道。

“那個蘇博士，你相信他嗎？”我問。

“[打哈欠]，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的意思是，他們開發一種技術只是為了做好事？他們的 BABI 只是補充大腦？”我說。

“我在這個項目中採訪了許多有聲望的人。他們……只會告訴你部分信息。一切都是政……治……”，她睡了。

我輕輕地把她翻過來，盯著白色的天花板。

我不想再打擾她了，所以我向左轉，開始思考事情。為什麼我對新技術如此關注？蘇博士可能會隱瞞自己的事情，但他的講話在某些地方是有道理的。事情會不會只是諾貝爾的炸藥，為做好事發明了，但最終用來做壞事了？我真的睡不著了。我爬下宿舍床的樓梯。在黑暗中，我看到桌子上一閃，它是一個數據碟，一個現在每個人都在使用的紙薄 USB。USB 上有一個名字，“L.蘇”。好奇心害死貓，我就是貓。

“.....直到今天 10 月 22 日中午 12 點，已有 69,000 人註冊了 BABI 植入.....”我醒來時發現 Bobby 的收音機在房間裡輕柔地播放著，我的左耳上插著一個耳機，而 Meander 的手放了在我的右肩上。

“你終於醒了。那麼，你看到我留給你的USB了嗎？”婉婷穿好衣服，從上面看著我。

“那個恐怖的東西是你的？”

她說，“並不是。訪談結束後，蘇博士將它留在了直播室的桌子上。我想你可能會感興趣，所以我把它偷運到這裡，待會兒還給他。已經給你複製一個了。”

“那合法嗎？”我沉悶地問。

她說，“也許不是。我一找到它，就真的應該讓我的上級知道。但作為‘人民’的主持人，我也有責任挖掘人們隱藏的東西。你問我信不信蘇博士。在知道裡面是什麼之後，我有點同意你的看法。”

我靜靜地坐著盯著光盤，就像一個剛醒來的孩子盯著他媽媽給他早餐煮的蔬菜一樣。

“我得走了，1點上課。哦，嗨，Alex。”

Alex 在門口，為 Meander 打開門。Meander 消失在他的視線後，他興奮地關上了門。那一聲巨響把我吵醒了。

“嘿Jon，猜猜去哪兒我了？”他高興地問道。

“應該是‘猜猜我去哪兒了’，”Bobby糾正他。

“別管他，”我對Bobby說，然後轉向Alex，“這是反問，還是你真的想讓我猜？”

“看！”Alex通過他的全息電話向我展示了一份文件，“他們已經接受了我的申請。

我下星期一要做腦掃描！”

“哇。要我祝賀你還是什麼？”我乾巴巴地回答。

“你要歡呼一下，我正在發揮人類潛能的巔峰！你至少應該假裝你在乎。”

“是的，是的，鳴，”我不高興地歡呼。

“你……對這項技術還不太開放，對吧？”Alex說，“這項技術會對你造成什麼傷害。它控制你的大腦並審查你的話語，所以你不能說扁？”

“來吧，不是現在，”我咯咯地笑了。

“人類對這個詞感到興奮。扁！”他提高了他的音調。

“是的，扁！”我很興奮。

“對，扁……”

“你們究竟和性交有什麼問題！”Bobby咕噥著。

“你看Alex，這就是外星人永遠無法讓我們理解我們對文字的使用，”我面對Bobby說。

“Bobby，你為什麼不也申請BABl？這樣可以緩解很多問題！”Alex建議。

“是的，一個更好的大腦，這樣你就可以擺脫那個收音機和關閉的窗戶，”我遵循Alex的想法。

“我想，我真的想，”Bobby說，最終轉身面對我們。“我昨天晚上做了腦掃描。由於我的大腦是在地球之外製造的，我不習慣這個地球的頻率。因此，他們決定像BABl這樣的大腦晶片對我來說只會是浪費，甚至是致命的。所以…”

“你會繼續關上所有的窗戶，一直播放你的收音機嗎？”Alex震驚地問道。

“是的，”Bobby回答並轉身回到他的書桌前。

“那個，讓我想起一件事，”我放沉了語氣，回想起昨晚從USB中發現的東西，“我拒絕申請 BABI 是有原因的。”

我打開電腦並插入USB。“蘇博士昨晚留下了這個。這裡有數百個文件，大部分受密碼保護。但是，聽聽這個，”我點擊了一段錄音。

“電腦，記錄。測試對象 34 Cody Kwok，”這是蘇博士的聲音，“你感覺如何。你在想什麼。”“我……呃……醫生……我”“讓我們檢查一下你的動作。左手。好的。右手。好的。可以了……”“博士，我，頭疼，正常嗎？”“34號測試者，輕度頭痛，失去意識……”“呃，醫生？我……我的頭啊啊啊啊……”“操作員，終止實驗”博士平靜地說。“不，我aaaAAAAAAAAAAAGH”然後是沉默，很長的沉默。“記錄，34號測試對象，手術後劇烈頭痛，失去生命信號。實驗結束。”

“他很冷靜，這就是我要說的，”Alex評論道

“我怕他看多了已經麻木了，”我伸手去按下一個文件，“聽著。”

“電腦，記錄。測試對象 66, Bacara Leung。你感覺怎麼樣。你在想什麼。”有輕微的咕噥聲。“讓我們檢查一下你的動作。左手。不，右手，不。左腳？不，右腳，不。記錄，測試對象 65，癱了。實驗結束。”

“嗯，”Alex沉默了很久，“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強制進行身體檢查，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但願如此吧。看這個。”

“電腦，記錄。測試對象 69, Joshua Tong。[Alex:等等，那個 Joshua Tong？] [我:是的，那個社運人士。] 你感覺如何。你在想什麼。”“人-人不應該害怕他們的政...呃...呀！”“讓我們檢查一下你的動作.....”背景傳來重重的喘息聲，然後是“好公民.....服從”的不確定低語。“記錄，測試對象69，通過了。”

“這就是他最近很少說話的原因。但是，你是說晶片在控制我們？”Alex問道。

“我說不定，但似乎是。如果他們能讓Joshua Tong閉嘴，他們還能做什麼？”

“你是說你很重要，讓他們全天候時刻監視你？”Alex問。

“如果政府或任何掌權者能夠監控思想。想想他們可以審查多少信息，”我冷冷地說。

“Jon，那只是你的想像。我們的大腦是我們的，將它們連接到電腦只能提高我們的認知能力。更有可能的是，我們人類終於可以像機器一樣有效地思考了。那是智人智慧方面的頂峰。”

“恐怕這也可能是結束。當我們是行走的機器時，人類是什麼？是的，這項技術可以使我們受益，但在權力的手中，它可以成為自由意志的墓碑，我們再不能自由地思考我們的想法。”

“我看你關心的是誰在操作它們，”Alex終於明白了。

我說，“我擔心的是他們可以隱藏什麼。我的意思是，每當他們發現不想要的想法時，他們就會發出摧毀你大腦的脈搏。那就是控制人民。”

“等等，”Alex沉下臉，“他們毀了我？如何？”

“BABI 與我們的大腦和脊髓相連。蘇博士說，晶片可以向身體發送信號。有了我們腦袋裡的晶片，這意味著我們的頭骨不再保護大腦免受外部危險。強烈的脈搏殺死我們是可能的。”

“他們……能殺人？”Alex突然坐直了。

“好吧，”我坐到座位上，“這是我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情況。”

我沉著臉走向浴室，留下Alex沉思。

“現場在 Neurolink 科研中心的是 Tiffany Law。Lamar Zu 醫生將解釋最近對……的疑慮和擔憂。”當我回到房間時，收音機已經開到最大音量。

“怎麼了？”我問Alex，他坐在Bobby旁邊聽收音機。看到外星人和 AI 靠得這麼近真是罕見的場景。

“大新聞喔，”Bobby回答說，“你所擁有的錄音被洩露給公眾並在網上瘋傳。”

“什麼？我永遠不會那樣做！”

“不是你，幾個小時前 BABI 的一位研究助理叫 Lana Tse，”Bobby 說，“現在蘇博士來解釋了。典型的愚蠢人類，”Bobby 評論道。

“蘇博士！博士！博士！”看來記者已經找到他了。“蘇博士，據說BABI不安全。對於這些擔憂和洩露的錄音，你有什麼要說的？”

“首先，”蘇博士，比上次聲音更加莊嚴地說，“我們承認有一些關於大腦晶片的不成功案例。然而，這些是我們實驗初始階段的個別罕見案例。我們的開發團隊非常有信心從這些可怕的實驗中吸取教訓，並完善我們的技術以供公眾使用。因此，我在此敦促人們確保他們已經進行了強制性身體檢查，以避免發生這種情況。”

“蘇博士，實驗失敗的記錄被洩露，你擔心人們會取消申請BABl嗎？”

“重申一下，這些都是該項目早期失敗的案例。我們的技術已經足夠成熟，可以從懷疑中站穩腳跟。幾個疑問不會阻止技術發展和人類進化的步伐。請記住，手機和互聯網等許多技術在剛出現時都會面臨恐懼，但事實證明它們對人類有用，我們的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也將如此。”

“蘇博士，你會因為謝小姐的行為開除她嗎？”

“Lana 是我的一位樂於助人的同事和密友。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儘管此案仍在調查中，但我不打算將她從我們的研究團隊中開除。”

“博士，博士，為什麼會有著名的社運領袖Joshua Tong作為你的測試對象，他現在怎麼樣了？”

“我們的測試對像是隨機挑選的。BABl是一個由多個部門組成的大型項目。作為首席科學家，我不知道為什麼唐先生會在我的實驗室裡。而且我沒有關於這個人的後續信息。這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Bobby把音量調低到他平時的聲音。Alex鬆了一口氣。

“什麼，你相信他嗎？”我問Alex。他沉默了。“如果我從 Meander 那裡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公眾人物不會告訴你全部真相。”

“即使他們確實說出了全部真相，我也無能為力，” Alex懶洋洋地說。

我真的想說點什麼，但停下來想一想。“嗯，我想他是對的，至少在這方面是對的。” Alex和我看著對方的眼睛，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然後我們都面向Bobby，

“嘿，Bobby，你能打開窗戶嗎？”

“不。”

我想繼續和 Alex 爭論 BABI，但內心深處我知道一切都只是可能性。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前往樹仁大學教學大樓，走下樓梯。中午的陽光在這些較低的樓層上變暗，燈光適合恐怖電影直到的灰色光佔據樓層。我在那裡左轉，打開一扇木門，電梯大堂出現在我的視線中。我向西轉向一條寬敞昏暗的走廊，在那裡我找到了講師的辦公室，在那裡我找到了Resnick教授的辦公室。每次來都是可怕的經歷，但我來這裡是有充分理由的。在門口，我聽到至少三個聲音的爭論。我深吸一口氣，敲門，在房間安靜後轉動把手。房間里站著Mike Resnick教授，新任系主Roland Tales教授，和剛剛卸任的系主任Dawn Wong 王教授，房間裡擠滿了博士。

“我……是不是打擾了？”突然間我面對一堆遊戲機大佬。

“看，有學生來了，”王教授興奮地說，“我們來聽聽第三意見吧。Joshua Wills對嗎？”

“是Jonathan。”Resnick教授糾正他。

“放鬆點，Jonathan。告訴我們，你最喜歡我們系的哪門課？”王教授問道。

“有很多課程值得我關注。我的意思是，四個範疇的所有課程都很棒。我喜歡文化研究、語言學、翻譯和文學……”

“選三個！”Tales教授低鳴。

“我喜歡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我喜歡……我喜歡Technoscience Culture和Science Fiction。我相信很多同伴也是如此。”

Tales 的臉變得灰白, Wong 和 Resnick 的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光芒。

Resnick問道：“為什麼呢？”

“嗯，”我開始有信心，“SLA對我來說很實用，Technoscience Culture和Sci Fi 實際上是通過引入各種科學技術來探索人類是什麼，這是我學習人文學科時最興奮的。”

“看, Roland,”王教授對 Tales 說，“我們不僅需要保留文化研究以獲得學術優勢，學生們也喜歡它！”

“不要那麼肯定, Wong。只要有一個學生或講師同意我的觀點, 我仍然是對的，” Tales 教授抗議道。

等等, 他們正在刪除一些課程？等一下, 我來這裡做什麼？

“對了，”Resnick教授轉向我，“你找我有事嗎？”

“啊, 是的, Resnick教授, 但在所有老師面前？”

“如果他們不介意的話, ”Resnick說。

“這是關於學期論文的。我想寫關於人工智能-人機界面以及它背後看似突出的恐懼。但我真的不知道該選擇哪個文化文本。”

Resnick沉思了幾秒, 回答道：“2016 年的電影*Convergence*是個不錯的選擇。你也可以看看新上映的電影*Invergence*來尋找靈感。準備好後給我發一份大綱。”

“我也可以給你一些關於人工智能人機界面的文化理念, ”王教授說。  
我微微鞠了一躬, 然後離開了大樓。

(注意：提到的名字將會是在下一章的重要角色。也許。)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我收拾好東西回家了, 會見了我朋友Zedekiah 義勇。週五晚上, 他、他的女朋友 Athena 卓慧、Meander 和我在其中一人的家裡聚在一起吃晚飯, 這幾乎是一種傳統。忘了帶鑰匙, 我敲響了家的門鈴。媽媽來應門。

“哦，我的好兒子回家了，”媽媽向我們打招呼，擁抱我，揉揉我的頭。

“嗨，伯母，”我的朋友們向她打招呼。

“媽，不在我朋友面前。”

“我玩兒子有問題嗎？”

“義勇，Rona怎麼樣？”她問我的朋友。（注：Zedekiah的姐姐Rona在前一章的一次示威中被實彈擊中）。

“阿姨，她醒了，她沒事。我會在代你問候她的。”

“是的，現在她說要殺死自由不僅僅靠子彈，”Athena打斷道。

晚飯後，我和 Zed 洗碗，女孩們在聊天，我父母在外面看電視。我們家訪規則是女孩做飯，男孩洗碗。

當電視在我們的背景中介紹大腦晶片的好處時，我將一個臟碟子遞給 Zedekiah 並問：“你會申請植入BABI嗎？”

“來吧 Jon，我們都是讀科幻小說的。就像你在匯報中所說，我不會植入它，”他回答說，弄濕了碟子。

“是的，所有的控制和東西。”

“我真的擔心你的建議是真的，”他擦了擦碗和碟，“看，64、721、831，以及最近 Rona 被槍擊的 921 示威，政府大力禁止相關集會，審查所有反對媒體，並創建他們自己的真相，以阻止這些重要事件被公眾記住。天知道當政權可以像入侵電腦一樣入侵我們的大腦時，他們會做什麼。”

“他們這樣做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我擦乾 Zedekiah 遞給我的碟子，“我的意思是，操縱數據消息這樣那樣。但是，如果一切都只是控制，那麼與 BABI 有什麼不同嗎？”

“你忘了你自己的匯報了嗎？當可以開始修改我們的大腦時，一切都可能是非自願的。在過去，無論他們設置多少限制，他們都只能阻止我們的外顯行為。精神就在我們心裡，沒有人能拿走。現在，他們正在擾亂我們的思想並從內部控制我們。”

“我也同意這一點，”我遞過一個油鍋，“但我們只是在談論政府。為什麼像 Neurolink 這樣的創科行業會這樣做？”

“誰有權力，誰就想控制人民，誰就是政府，誰就是反擊對象。現在 Elon Musk 已經控制了 Neurolink、Star Link、City Soul 和 Internal Eyes，創科行業就是最大的力量，”他用肥皂擦了擦鍋。

“所以我的匯報是正確的？我以為那只是紙上談兵。”

“我更擔心你匯報沒有涵蓋的內容，現實可能比虛構更荒謬。”

“好吧，沒有人會剝奪我們的自由意志，對吧？”

“不要失去了才珍惜。人類的常見錯誤。那是最後一鍋，”他把鍋子遞給我。

“是的，保持我們的人性的最後一鍋。”

“你在說什麼，這是我們要洗的最後一個鍋了！”他咯咯地笑。

“我沒有錯！”我咯咯地笑。

“所以，”媽媽在客廳里和女孩們說話，“你們要植入晶片嗎？”

“伯母，”Meander說，“我是一名記者，我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做出決定。”

“另一方面，”Athena說，“我會看看是否有更多人申請。”

“截至今天晚上 8 點，已有 42 萬人申請了 BABI 大腦晶片。據報導，75% 的人已完成身體檢查並可以進行手術。無線電視記者，鄧文迪報道。”

“媽，”我帶朋友去巴士站後獨自回家，“如果我最終植入晶片變成電腦，你會怎麼看我？”

“即使你化成一堆灰，你也永遠是媽媽的兒子。”媽媽坐在沙發上，坐在爸爸旁邊。

“但是，媽，你會想申請植入晶片嗎？”

“兒子，我對那些東西太老了。你老爺子，”她把爸爸拍醒，“可能會試試。”

“嗯，”我爸爸說，“你們年輕人總是說想得快，我可能需要趕上。”

這是星期六晚上，我們在教會裡有團契聚會。青銅是我們的導師之一。他是啞巴。通常他用手語與我們交流。如果他有很多要表達的東西，他會用 Think Pad，它連接在他的頭上，並以文字的形式顯示他的想法。他帶來了一款名為“Feelinks 同感”的紙牌遊戲。隨機抽取8張寫有感受的卡片放在桌子上。玩家先抽牌看看他們的搭檔是誰。玩家然後選擇場景卡，讀出場景。然後玩家首先給出自己對情況的感受，然後他們猜測合作夥伴的感受。我們正在玩“基督徒組合”。

“好吧，我會選一張場景卡，”我說，“哦，我喜歡這張。現在，‘你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導師正準備做一項植入電子大腦的手術’。”

“好吧，選定了你的牌？”青銅向我們發出手勢，“David，你是第一個。”

“嗯，我選1，感興趣。嗯，你知道，變成電腦是一件新鮮事。鑑於他經驗豐富，也許年紀大了，我很想知道為什麼。現在我猜Sandy的。嗯……也感興趣？”

“不，David，你看，我和你有同樣的感覺。但我選擇相反的，3 困惑。是的，它是新的，但當我們已經擁有電腦時，為什麼我們需要它呢？我猜不出為什麼。我的意思是，我們實際上對電腦了解不多，更不用說成為一台電腦了。我擔心他或她是個未知數。讓我們看看，我的牌是紅色的，Zedekiah和Tim的牌也是紅色的，我猜誰？”

“順時針方向，你猜是Zedekiah，”青銅用手勢說道。

“那很容易。5、怨恨。我不知道，你似乎討厭技術和任何關於壓制自由的事情。如果我們的導師將一種技術帶入他的腦子，我知道你會抗議。”

“其實是4，恥辱，”他展示了自己的卡片，“我的‘恥辱’不是那個恥辱，而是從上方看低聲說：恥辱。還有一個原因。人類有自由意志。插入電腦意味著我們屈服於被控制，成為低一等的機械。那麼他更像是機械而不是人。不是我喜歡的東西。此外，上帝不製造機器。把自己變成機器，似乎有點與上帝對立。現在我猜。Tim，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父親是牧師，你的母親是傳教士。所以，2 擔心？”

“好吧，我的父母不對我的想法負責。其實是 I 感興趣。你看，上帝一開始並沒有創造機器。所以當我們這導師一樣把電腦放在腦子裡時，我其實很想知道並且對他的推理很感興趣。此外，作為基督徒，我並不真正關心使用科技，我看不出有什麼禍害。”

“Meander，我們的牌是黃色的。你想先估嗎？”青銅轉向 Meander。

“我其實是 6，滿懷希望 [青銅手勢：是的！我猜對了！] [我鬆了口氣，知道我猜錯了]。我的意思是，儘管技術是屬於地球的東西，但只要我們正確使用它，它就會有所幫助，就像傳播福音一樣。尤其是當世界在變時，我也看到了變的必要性。所以，是的，我很有希望。我猜青銅你也一樣吧？”

Bronze 出示他的牌，是 7，興奮。通過他的 Think Pad，他說：“是的，但我在更大程度上是這樣。我是啞巴，我不能說話。當然，我更喜歡依靠自己，但科技確實幫助了我。事實上，那個經驗豐富的導師可能就是我，這樣我才能克服我的殘疾。如果一個導師正在接受植入，那麼這意味著一些同行同意我。”

“Jonathan，你選擇了場景卡，輪到你了，”青銅表示。

“我特別選擇這張卡，”我說，“因為最近 Neurolink 宣布他們的生物植入式電子輔助腦晶片向公眾開放。這種情況再不是假設的，而是一個真實的問題。我們真的不知道它是如何運作的，但它與大腦有關。恐怕這意味著有人可以輕鬆控制我們的大腦並為我們做出決定。至少對我來說，接受大腦晶片正是屈服於控制。想想中國大陸，他們一直在審查他們不喜歡的信息。有了腦晶片，我擔心他們會造成天大傷害。對於一位經驗豐富的導師，我實際上希望他至少以身作則並表現反抗，否則我們都會受到思想控制。再說了，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改動身體這大事若無其他原因，就是無緣無故地追潮流，尤其是身體手術。我既擔心又憤怒，但更多的是憤怒的一面。”

所有人都沉默了幾秒。

“這讓我想起了我的父母，”Tim 首先說，“他們都厭惡科技，聲稱太接近科技會讓我們遠離上帝。他們還堅持說我們是天上的人，世界對我們來說不重要。最低限度的技術

應該可以解決問題，我們不應用更多。不知何故，他們聽起來好像純粹主義學派，Purist school。但是，為什麼技術和科學會與宗教發生衝突呢？”

“最早的衝突可能是達爾文的進化論，聲稱一個物種會變成另一個物種，這否認了上帝的創造，” Zedekiah回應道，“可能許多科學發現都否認了上帝。”

Sandy說：“我聽說發展技術，尤其是那些與人類和生命有關的技術，意味著我們正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們而不是上帝變成無所不知的。”

然後我們都看著青銅，等待他的教導。

青銅拿著他的 Think Pad：我在這裡沒有道德高地，因為我幾乎靠科技生活。在我自己看來，人們使用哪種技術並不重要，重點是罪。廚房用具和園藝工具是為了做好事而製造的，但有殺戮意志的人可以用它們來殺人。問題永遠不是我們的技術。畢竟，科技只是我們罪惡的媒介。當然，很難得出結論，但這是一種流行的觀點。

思考了幾秒後，我打破了沉默，

“Athena 還沒有分享，我需要猜猜她的。嗯……嘿， Zed， 你能給我一些提示嗎？”

“不，” Zedekiah說，“我今晚不想跪鍵盤。”

“嗯，” Athena露出她的卡片，“打賭你沒想到，我是 8， 自豪。”

“我一直在關注有關這種大腦晶片的新聞。現在有幾十萬人註冊了，全世界超過一百萬，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機械與否，他們是人，是我們需要關心的人。作為他們的一員，這位導師正在回應世界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無論他是考慮過才這樣做，還是只是隨波逐流，他都在成為我們認為不正常或不尋常的人。至少我認為人工智能有點脫離這個世界。記住耶穌在我們世界上所做的事。看看他找誰：稅吏、漁夫、罪人、病人，有些都不受歡迎。一切誠命之上，耶穌命令我們去愛，我們需要關心我們的世界以及其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從長遠來看，我們用行動說話，把人帶到上帝面前。畢竟，教會不僅僅是為了宗教聚會，而是為了迎接更多的人。通過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將這位導師視為我的榜樣。我將很榮幸地聲明我是這位導師的教會的成員。”

星期一晚上，我在心理語言學閱讀週結束後回到宿舍。Bobby關上窗戶還在那兒播放他的收音機。Alex不見了，但他的全息電話還在桌子上。剛打開袋，他的手機響了，屏幕上豎寫著：父親。既然是他的電話，我和Bobby都沒有應。直到第三次響起。

“呃，你打算做點什麼嗎？”Bobby開始不耐煩了。

“做什麼？不是我的。我又不可以打開一扇窗戶把它扔到街上。”

“好好笑，”窗口怪人明白了我的諷刺。

他收拾好電腦和收音機，然後走開了。

我抓住機會，打開旁邊的兩扇窗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全息電話一直在響。我也受不了。所以我向左滑動屏幕。一個男人的3D投影懸停在手機上方。

“Alex？”男人叫喚。

“不是，時博士，我是Jonathan，Alex的室友。”

“啊Jonathan，我記得你。Alex在嗎？”

“不在，時博士。”

“Jonathan，請叫我Albert叔叔，”Alex的“父親”說，“我一直在向他詢問關於BABl的事情。”

“你打算說服他不要這樣做？”

“他的母親可能想說服他不要這樣做，因為手術可能有風險。我會讓他自己決定。”

“無意冒犯，先生。但是，萬一，萬一，大腦改造後，他就不是自己了呢？”

“老實說，他本身就不是他自己。”

“什麼意思？”

“小子，知道我姓時的時候他為什麼姓McSheen嗎？”時博士說，“是的，Alex有肉體和機器大腦。但他的身體不是隨便取自某人。Alex McSheen原是我妻子的侄子。在他幾個月大的時候，他的父母在一次科學實驗中去世了。自此我和我的妻子照顧他，視如己出。這位年輕人在初中後就去世了。同年，我開始嘗試活AI的研究。我們保留了Alex的

屍體，並轉移了他前世的一些記憶，包括他對新技術的痴迷。我們以身體的原主人 Alex McSheen 的名字命名我們的活AI。”他停頓了一下。“所以是的，從技術上講，他從一開始就不是他自己，但他對我來說，他就是他。”

“Albert 叔叔……”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支持他植入大腦晶片。他的大腦幾乎是科學的頂峰。但他的大腦和身體一樣只是一個外殼，不會從新的經驗中學習並繼續發展為人類。他基本只是16歲身體裡的電腦。他需要一個更好的大腦來不斷學習。但是，作為一個父親，至少作為一個父親形象，我還是有所保留。也許是因為我不確定我能否與他的新版本相處。對於看著他成長並知道這將不再是我以前照顧過的男孩對我來說，仍然很難。改變人體的科學報導永遠不會覆蓋它，但最掙扎的，總是實驗對象的家人，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最愛的人對他們來說將是未知的存在。至少在肉體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對對對。我……會告訴Alex你找過他的。”

“謝謝。”

Alex打開門時已是午夜，他興奮地揮舞著一張紙。我很確定如果我在睡覺，我會被他吵醒。幸運的是，我一直在熬夜構建我的科幻科論文。

“你父親找過你。”

“Jonathan，你看看這張紙，”他揮動著紙。

“紙有什麼問題，”我正在輸入我論文的最後一句。

“我通過了腦掃描，我可以進行手術了，”他興奮地宣布。

“你不怕被控制？”我說。

“你感到害怕？你應該承認一切都只是可能性，”他回答道。

“是的，這些都是紙上談兵，”我正在保存我的文檔。

“有兵給你談嗎？”Alex問，不解此言之意。

“喔這是指純學術假設，未有實際考量，”我解釋道，“但在最壞的情況是被殺死並不是假設，就連蘇博士也在他的博客上也承認有 3% 的可能性對健康造成影響，”我關上電腦說。

“這只是一個渺茫的機會。就算殺了我，我生來就是科技，我不怕像科技一樣死去。”

“我看你有決心，”我說。

“是的，”他看著星星，“最糟糕的是死亡。但我能體驗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人類的新階段。”

“但是，”他看著我，“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拒絕接受 BABI。你真的相信他們可以控制我們？”

“紙上談兵，但很有可能。”

“現在面對現實吧，Jon，不僅有學術討論，還必須有別的東西令你卻步。我不相信我們人類只被知識說服。”

我坐下來，沉默了片刻。

“我不敢相信已經五年了。Mark 叔叔一直與我和我的家人很親近。五年前，Mark 叔叔被診斷出患有腸癌。外科醫生切除了腫瘤。醫生還邀請他接受當時新的實驗性治療。利用生物技術，他們移植了蜥蜴尾巴的組織，並開出了蜥蜴 DNA 藥丸來促進他的康復。蜥蜴 DNA 確實恢復了他的傷口，但它也複製了剩餘的腫瘤。比以前更糟糕的是，他的消化系統已經衰退，不得不依賴人造腸，一個實驗器官。他的身體無法適應新的消化系統，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

“對不起。”

我拿出錢包翻開，“我把他的照片放在父親、母親和 Meander 旁邊，提醒自己不管最初的意圖如何，不要相信新技術。”

“所以……他的死\*Mark\*你對技術的態度，對吧？”他的語氣很奇怪。

我乾笑道：“我看你終於學會了一些雙關語。但是，是的，這就是我拒絕植入大腦晶片的最大原因。”

我們倆都坐在座位上，誰也不說話。

“直到 11 月 25 日昨天晚上 12 點，二十萬人已經被植入了 BABI。其中 349 人報告有嚴重頭痛，3 人癱瘓。Neurolink 回復說，這些都是罕見的案例，申請數量正在上升。科技新聞記者泰偉德報導。”

收音機在星期二早上播放。Alex 一動不動地坐著，他的行裝已經收拾好，他正在等待。我們的門被敲響了，當我應門時，進來了兩個穿著白色和藍色手術服的男人。在檢查了一些文件後，Alex 起身拿起了他的袋。當他走到門口時，他停下來，轉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他不像我想像囚犯被押走的那樣，而是一個被護送的貴賓。

29 日星期五下午剛下課，他就回來了。他走得很快，幾乎是衝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一動不動。我慢慢靠近他，

“Alex，你還好嗎？”

他不說話。但我能感覺到我的全息電話在震動。已經有幾條來自他的消息了。

“這太棒了，Jon，我打開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門。我什麼都看得見，什麼都知道……”

跳過包含大量信息的幾段。

“對不起，這是我現在說話的方式。用口太慢了，我想完了下一句才開始講第一句……你聽到我說的嗎？”

“你感覺好嗎？”我問他。

“好多了！我移動得更快，但從我頭上傳輸的納米技術使我免於筋疲力盡。由於納米電腦可以精確地與我的整個身體配合，我覺得我可以快速協調動作。我也有自己的體溫、能量、卡路里攝入量的讀數……我甚至可以在這裡檢測到，所有的環境統計數據。溫度 21 攝氏度，濕度 55%，太陽北角 34 度東……”

“你真的會說話嗎？”我問。

“我可以，”令人驚訝的是，他以正常的速度說話。“只是我需要調整語速令你聽得正常。現在，氧氣含量為 16%。”

我們都看著Bobby，他也注意到了我們。

“什麼，氧氣含量跟我有什麼關係？”他說。

“請你打開窗戶好嗎？”我們倆同時問。

初撰於 2021 年 7 月 25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8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

作者註：Ray Kurzweil 提出的人機相融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預計將在 2045 年發生。

隨著 Neurolink 宣佈在豬和猴子身上實驗取得成功，這個故事很快將不再是虛構的，而是人類將面臨的現實問題。